

江嘎·都荣扎那

白涛(蒙古族)

我还是额吉怀里的小陀螺的时候就在梦里听说过你你成了一匹玉面红鬃马的时候额吉们还在说唱中念叨着你

站在草坡上你面朝远方,不动颈上的江嘎被风猛烈撕扯

你左肩上的杭爱山峰升起惊天雷暴你右臂上的肯特大地翻卷着层层海浪

你鹰王,脚步,左右腾跃人群中呼喊着老虎豹子的名字一只鹰,就这样把自己黑黑的影子抛在了起伏远去的草原上

你身上的五体,数脑袋最大你脸上的五官,就眼睛最小你全身最硬的部位是你的手掌你此生最软的柔情在你的肚皮都荣扎那,打你生下那天起

当我从一只陀螺变成三岁的儿马就想跟着你去勇闯天涯从乌珠穆沁到苏尼特,察哈尔快要走遍草原的我,现在也慢慢变成了一匹老马

你腾跃如飞的影子,鹰步之上飞扬的江嘎紧紧盖住了我的一生

注:

江嘎:蒙古搏克手颈上佩戴的圆环,上系彩带的多少表示夺冠的次数。

都荣扎那: 蒙古草原传奇搏克手,在民歌中被传诵。

飘入大围山

师立新(彝族)

被细雨烟云包围着,飘入大围山。扑面的绿,散淡幽长,安静地接了我仆仆的姿容。没有腻味的暧昧,没有繁杂的喧嚣,浮光掠影中,日子和风一样静谧。

在大围山,一条盘山的水泥路将餐厅和宾馆住地串成一个遥相呼应的圈。我可以无忧地在圈里四处游逛,触摸花草观赏大树,我变得好有闲情,时间变得好有容量。

到达当晚,属地的朋友告诫:山里有熊,不可独行。威威然,饭后不敢先走,因为男人们说,熊更喜欢女人。

云南十里不同天,一山分四季。大围山见证了这句名言。夜渐渐已深,雨珠不倦在滴答,屋中弥漫了一种凉,准确

的说法应该是寒气。依照我半个文人的习惯,查资料。方知,山上常年平均气温16.5摄氏度,且落雨成秋。

水雾弥漫,我在山中飘游。小径通幽,紫气盘旋,我的脚步随山势起伏。我来了,经年的岁月,流年的风雨。没有深思熟虑的圆滑,我不请自来。

蜿蜒的山路很像我所痴爱的宋词。有清丽的叹息,石板上的愁绪,爬满思念的烙印;缕缕的伤,丝丝的愁,在树影下化为铭刻的痕迹。

这么多年,童话故事里常出现的尖顶木棚一直在这里,在丛林深处。棚内铺着宽大的地毡,似乎随时等待突然回家休息的孩子。

时光在这个远离喧嚣的角落,悄悄流淌,一次又一次的日出月朗丰满棚子和落叶的缠绵;层层叠叠的落叶依然如许多话,在静静地交给日子听;摇曳的枝梢似乎也总有些事,为飘

游的岁月精彩。棚子安妥绿色来了去去了来的枯萎,收纳一切的不期而遇。

没有苍凉,没有浮躁,木棚淡淡在耸立,古朴的情景厚重睿智却纯洁得通透。我站在这份无言的梦幻边,凝视,眼眶湿润起来。想起我的妈妈。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远。清澈的泉水总会在猝不及防的时刻突然出现在眼前。从山的角落,从树的身边,从许多不明确的出处,水不停渗出来,一滴一滴,浩静剔透,积少成多,汇聚成溪成河,日夜不息流淌在杂草荆棘和树木之间。

错踪的根节,匍匐在大地,沧桑成时间的经络。或盘踞纠结或枯藤裂根的根,是山中绿色的灵魂,并凝固在石头之上,遍布的苔藓,又安顿下多少过往和流苏? 杉栲,一种生存繁衍了几亿年的古老树种。大围山上最明媚的绿色就来自这种叫杉栲也叫树蕨的植物。

雨,总下,在这季节的山里。所有的叶片,一尘不染,清亮得晶莹,绿色在这里会发光。且没有杂质地浸入人心,延绵,无边无际。

我浮在晨雾里,我站在细雨里,我躺在明媚的绿色里,我飘在大围山的美景里。

我看见孔雀雉在飞,水鹿在跑,长臂猿在跳跃,我捕捉雨滴的低吟,鸟的呢喃,我倾听黑熊在林海里悠闲的徜徉。

侗乡那串秋

王启友(侗族)



王启友摄影作品

走出骄阳似火的夏日,季节的时针又拨到了金色的秋。很早就有这个念头,离开喧闹的都市,乘着凉爽的秋风,去通道侗乡走走,去领略民俗风情的韵味,去感受山野里的那串秋。

几声鸡叫,几声犬吠,迎来了侗乡仲秋的清晨。一轮火红的阳光透过层层薄如轻纱的晨雾,放射出万道霞光,草尖上酝酿一夜的露珠也被染红。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湛蓝的天空下,白云飘过,落叶飞舞,小鸟呢喃。满目漫天的黄色遮山映水,一路走来,品尝着那黄色的主色调,是那般地柔和与惬意,如同品尝那杯浓香的茉莉花茶,一股幽香便在体内扩散了,荡气回肠而又令人回味。

落叶是秋天的符号,是秋天的名片,是秋天的象征,也是秋天的见证者。一片刚才还挂在枝头闪着太阳光辉的树叶告诉我,它正在和夏天作最庄严的告别,即将奔向大地,落叶归根。当我再回首翘望它时,已随了秋风,起舞弄清影,悲壮去飘零。

沿着石板路,走过侗家风雨桥,只见河滩边、杨树下一片宽阔的草地,三五个放牛的牧童正在草

地上嬉戏,吃饱了的牛群躺在树荫下安闲自得地甩着尾巴驱赶蚊虫。秋日的阳光斜照在这片草地上,穿透树林留下了些许斑驳的影子。

不意间,当风车摇下疲惫的夕阳。晚霞远离山只那么一点点,天边红得像过年时写对联的红灯纸。晚风吹来,暮夜来临。西山的枝梢挑起了那钩新月。灯光下坐着那肌肤黝黑的侗家汉子,悠闲地抽着旱烟。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鼓楼里芦笙飞扬,琵琶铿锵。热情好客的侗家人急忙请客进

叫斗

张秀超(蒙古族)

叫斗,这个词有点生僻,新华字典上查不到。我在一个如枯叶般暗黄,稍一动就掉渣的纸本子上,看到这两个字。当我试探着把它们拼在一起,发出声音时,这本子的主人,一位80多岁的老人,那暗淡的目光,一下就如添了油的灯盏,倏然明亮起来。

老人告诉我,斗,是过去称重粮食的器具,秋后粮食归仓的时候,用斗量着计算数目。那是在金秋时节,选定风清月朗的夜晚,点起香烛,燃亮松明火把,仓廩洞开,在静的夜空,一个嗓音嘹亮的男人,肃然立于子实收获的场上。

在这个深秋,为着民间非遗项目,走进燕山深处的村庄,看到那个喊斗的老人,和那苍旧的木斗,我的心就一直被一种情愫滋润着,抚摩着,它时常让我的眼睛不经心地发热了,似有一股暖暖的东西,犹如冲破阻隔的一眼泉,在心底脉脉涌流。

眼下,是金秋时节,我们这个行当,也迎来了子实飘香的收获时节。鲁迅文学奖踏着金秋的脚步揭晓;几乎就在同时,老舍文学奖、老舍散文奖也诞生了,冰心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也在不久前花落有主。

那么,评奖,从一篇篇作品的汇聚,到优胜作品的脱颖而出,不都是颗粒归仓吗?不都是点数,不都是检阅,不都是一次收获场上的叫量吗?故此,文学奖的魅力和意义,不全在于揭晓的那个结果,而是在于所有的收获,摆在那里点数叫量的时刻。

在这个行当行走,收获的日子都是节日,对于每一个播种者,都有激励、警醒的效用。作家的目标,只有对着生活,对着自己的心灵,对着自己的库存,奔着自己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最好的方向努力。而后在那个点数收成的盛典中,去量一量、称一称,看一看在这一轮中,在所有的收成中,你的分量轻重、成色如何,这就是评奖对于写作者的意义吧!

故此,每一个文学奖开启的日子,都该是我们的节日、作家的节日!每当那欢快的盛典交响曲响起的时刻,我们该尽情地闻一下仓廩的馨香,端起一杯香茶或者美酒,为得胜者干杯,为自己干杯,为秋收干杯!

扬子江评论 2014年第五期要目 名家三棱镜 1979年贾平凹通信手机...

深水区 朵渔的诗... 扬子诗潮 车延高的诗... 新诗十九首 育邦推荐:新诗十九首...

阳光 2014年第十一期 (总第二百三十五期) 社长/主编 徐迅 副主编 王树清

天涯 2014年第六期要目 作家立场 "80后:经验与时代"小辑 民间语文 "文革"串联日记(1966—1967)...